

晚清西学流布下书院山长的儒学坚守

— 以俞樾在诂经精舍的活动为例 — *

宗 尧**

- 一、甲午前：“通经致用”下的“不涉时趋”
- 二、甲午后：“守先待后”中的“不通时变”
- 三、俞樾通过书院坚守儒学的出发点及分析

【中文摘要】

晚清时期，在列强交侵的变局下，出于救亡自强的需要，西方科技文化知识被引入本土教育之中。引进西学在促进晚清教育内容更新的同时，也挤压着传统儒学的生存空间。面对西学的冲击，诂经精舍山长俞樾试图通过书院来打破儒学在发展和传承上的困境。甲午前，当儒学的“治术”价值仍被认可时，俞樾希望通过在书院中对其“致用”功能的重振，来与西学争夺传播的领地；甲午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儒学“救世”功效基本被否的情况下，俞樾又企求通过对书院的保留，来作为儒学延续的基地。俞樾的行为，展现了负有“卫道”与“传道”双重责任的晚清山长群体，在近代以“人文化成”为主要社会治理方式的传统政教秩序崩溃之际，对民族文化出路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书院山长，儒学教育，西学，政教秩序，民族文化，诂经精舍，俞樾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 (NRF-2019S1A5C2A02082813).

** 湖南大学嶽麓书院 博士(2970650369@qq.com)

【국문초록】

청말(清末) 서학(西學) 전파 추세 속 산장(山長)의
유학 고수(固守)

— 유월(兪樾)의 고경정사(詒經精舍)에서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 —

종요(宗堯)

청대 말기, 열강의 중국 침략이라는 위기의 국면 속에서 구국(救國) 자강(自強)이라는 시대적 요청에 힘입어, 서양의 과학 기술과 문화 지식이 중국 교육에 편입되었다. 서학 도입은 청대 말기 교육 내용에 혁신을 일으킨 것과 동시에, 전통 유학이 설 자리를 압박하게 되었다. 서학의 충돌에 대면하여, 고경정사(詒經精舍)의 산장 유월(兪樾)은 서원을 통해 유학의 발전 및 전승이 어려워진 상황을 타파하고자 하였다. 갑오(甲午) 이전, 유학의 통치술(治術)로서의 가치가 여전히 인정받고 있었던 때, 유월은 서원의 ‘치용(致用)’ 기능을 회복하여 서학과와의 투쟁을 도모하였다. 갑오 이후, 양무운동의 실패와 더불어 유학의 ‘구세(救世)’라는 기대 효과는 부정당하고 말았고, 이에 유월은 서원을 유학 보존의 장소로 삼고자 하였다. 유월의 활동은 “도를 보위하고(衛道)”, “도를 전한다(傳道)”라는 이중적 임무를 짊어지고 있었던 청대 말기 서원 산장들의 실태를 드러낸다. 과거 ‘인문화성(人文化成)’을 주요 사회 통치 방식으로 삼았던 전통 정교(政敎) 질서가 붕괴하던 당시, 유월의 활동은 민족 문화의 앞길에 대한 탐색과 고민을 보여준다.

주제어, 서원 산장, 유학교육, 서학, 정교질서, 민족문화, 고경정사(詒經精舍), 유월(兪樾)

晚清时期,由于“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¹,书院成为进行儒学教育和维系其发展的主要机构,其与儒学的一体化达到了最高峰²。书院山长作为“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兼行政首脑”³,具体负责儒学教育的贯彻实施,对维护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政教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引进、推行西学在着力解决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削弱着本土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减少着儒学的受众范围,使民族文化的教育和传承开始出现危机。山长群体因处在儒学教育的最前沿,所以对西学传播妨碍儒学发展的态势,更具有敏感性。“师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近代政治、经济的更新发展之外,更关注与“国民性”相关的民族教育与文化的存亡问题,而通过坚守传统教育以维护传统文化,则成为他们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努力解决儒学传承问题的主要途径⁴。

俞樾作为晚清时期主持考据学派最高学府诂经精舍⁵达三十一年之久的一

1 赵尔巽等(1977),《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第3119页。

2 于祥成(2014),《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3 陈谷嘉·邓洪波(1997),《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第105页。

4 晚清时期,书院山长多由知名学者担任。除俞樾主浙江杭州诂经精舍外,还有廖平主四川成都尊经书院、缪荃孙主山东济南泺源书院、朱一新主广东广州广雅书院、吴汝纶主河北保定莲池书院、王先谦主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皮锡瑞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黄体芳主江苏江阴县南菁书院、蔡元培主浙江嵊县剡山书院等等。在书院主要承担国家教育任务的情况下,书院山长群体无论在文化、学术界,还是在教育界的影响力都是首屈一指的。现今学界对书院山长群体的研究,多集中在近代以前。对晚清山长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山长生平事迹的考述上,详见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周宁,《吴汝纶三辞保定莲池书院》,《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孟义昭,《李联琇任钟山书院院长时间考》,《江海学刊》2016年第5期;吴怀东、马玉,《一次命中注定的“失之交臂”——王闿运落选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史实述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对晚清西学东渐下,山长群体的态度反应及其依靠书院教育来维护儒学发展及传承方面活动的考察,至今尚无相关成果问世。

5 李国钧(1983),《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通讯》,第1期。

代“东南大师”⁶，在甲午前后一直探索着振兴和延续儒学教育的途径。甲午前，其以书院为依托，集中心力于挖掘儒学的“治术”价值，欲通过在“救世”能力上的竞争，来与西学争夺传播的领地。甲午后，洋务运动破灭，在“孔、孟、程、朱亦不足法，专讲西学，方有实用”⁷的论调下，俞樾不再过分强调中学的致用功能，出于挽救民族文化危亡的考虑，他希望通过保留书院来作为儒学承续的专有基地。作为晚清时期在学术、教育两界都举足轻重的人物，俞樾的行为，代表了近代国家新旧转型过程中，书院山长这一传统士人群体，对保留、传承民族文化的普遍态度和基本看法。

一、甲午前：“通经致用”下的“不涉时趋”

俞樾初主诂经精舍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西学伴随洋务运动开始进入中国教育领域，但剿灭太平天国后，清廷的文教重建工作也在落实。一方面，儒学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被重新加强，另一方面，各地书院也在持续不断地建设之中。此时俞樾关注的只是如何扭转士人“厌实学而喜空谈”的虚浮之风⁸，其目所及，仍不出儒学的内部范围。进入八十年代，国家的文教重建事务告一段落，而西学在近二十年的传播中，在中国已形成一定的气候。在西学流布开始危及儒学发展的现实情况下，俞樾等一批传统学人，急于从本土学术中找出一个回击的办法。

6 徐世昌(1990),《清儒学案》卷183《俞樾曲园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中国书店,第374页。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经学家。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杭州诂经精舍山长。

7 皮锡瑞(2015),《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四次讲义》,皮锡瑞著,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8册,中华书局,第23页。

8 俞樾(2014),《致吴存义》,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453页。

(一)“西学难为用”

光绪七年(1881),面对西学在中国愈发汹汹的传播态势,俞樾表达了颇为忧愤的心情:

今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所孜孜讲求者,则在外国之学……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者,日以增益,推论微眇,创造新奇,诚若可愕可喜,而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闻彼中人或讥吾孔子能守旧章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议论,汉唐以来未之前闻,风会迁流,不知其所既极,故曰:“孔子之道将废也。”⁹

俞樾认为在自强道路中片面强调对西学的学习,于中国非但不利,反而有大害,原因在三个方面。第一,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实现富强的方法也必然不同,为此,他强调:

一国有一国之富、教,不能通于他国…即如“方里而井,井九百亩”,此或可施于七十里之滕耳,齐梁大国,能用之乎?¹⁰

第二,不顾中外差异,对西学不作变通地单纯模仿,永远不能实现赶超西方,应对外患的目的,光绪七年(1881),他在所作《自强论》中有所陈述:

自泰西诸邦交于中国,而近又踵之以东洋海外各国,皆与我抗衡,而不能相下…于是贤知之士争言自强而又不得其术,徒见其器械之巧,技艺之精,乃从而效之,奉其人以为师,曰非此不足以自强也。嗟乎!彼之智巧日出而不穷,而我乃区区袭其已成之迹,窃其唾弃之余,刻舟而求其剑,削足以合其履,庸有济乎!¹¹

至于第三点,他指出,中国民风淳朴,西方的“机巧之学”必会祸乱我国百姓之心,使上下离心离德,外人反有机可乘,为此他举出子贡的事例以作说

9 俞樾(2010),《宾萌集》卷6《三大忧论》,《春在堂全书》第3册,凤凰出版社,第854页。

10 俞樾(2014),《致宋恕》,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342页。

11 俞樾(2010),《宾萌集》卷6《自强论》,《春在堂全书》第3册,凤凰出版社,第852页。

明:

子贡以桔槔教汉阴丈人，丈人不从，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乌呼！其所见远矣！自泰西之说行于中国，而凡农事、织事皆欲以机器行之，大朴散而大伪兴，吾恶知所底止也。¹²

为避免片面强调学习西学所产生的弊端，俞樾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提出了他“通经致用”以自强的构想。

(二)“修孔孟之法以胜之”

与“西学为用”相对，俞樾提出“苟于经史并通，即于体用兼备”¹³，强调广大士人应在“博观当世之务”¹⁴的前提下“通经致用”。俞樾认为传统经史中的治国理政经验，其正确性已被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不但充分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有着极强的可行性，所谓“观其断制乎古者不谬，则其施设于今者可知”¹⁵。在从日本儒官竹添光鸿那里得知，其国明治维新中“孔孟之道，几乎扫地，一时殆有焚书之议。近时风俗偷薄，庙堂亦颇悔悟，稍知圣道”¹⁶的情况后，俞樾以儒学强国的信心更加充足。光绪十年(1884)，他在给竹添的复信里，详谈了他“以经术自强”的构想：

梦见以西法盛行，欲修周孔之遗法以胜之，大哉言乎！鄙意则谓，居今之世，只须《孟子》七篇便是救时良药，盖孟子时有善战者、连诸侯者、辟土地

12 俞樾(2010),《春在堂杂文五编》卷6《王梦薇本务述闻序》,《春在堂全书》第4册,凤凰出版社,第440页。

13 俞樾(2014),《致王凯泰》,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408页。

14 俞樾(2010),《春在堂杂文四编》卷7《皇朝经世文续集序》,《春在堂全书》第4册,凤凰出版社,第328页。

15 俞樾(2010),《春在堂杂文四编》卷7《皇朝经世文续集序》,《春在堂全书》第4册,凤凰出版社,第328页。

16 俞樾著(2000),方霏点校,《春在堂随笔》卷7,江苏古籍出版社,第94页。

者，人人自以为得富强之策，亦犹今人之争言新法也。使孟子而亦操此说，则无以驾乎其上矣，故尽扫而空之曰：“盍亦反其本矣。所谓反本者，无他，省刑罚也，薄税敛也，使耕者愿耕于其野，商贾愿藏于其市，久之并能使邻国之人仰之如父母。诚如是也，在孟子之世，不过朝秦楚而莅中国，若在今日，则海外大九州，莫不来享，莫不来王矣。迂阔之见，因尊论而一发之，聊博万里一笑。”¹⁷

虽自谦为“迂阔之见”，俞樾却早已着手实践他的构想，作为诂经精舍的山长，他的方法就是于西学流布的同时，在精舍中严格遵守阮元制定的成法，突出强调对经解古学的研习。为此，其在光绪八年(1882)、十一年(1885)、二十年(1894)，再三向书院内外申明自己的办学宗旨：

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余频年执此以定月旦之评，选刻课艺亦存此意，非敢爱古而薄今，盖精舍体例然也。¹⁸

夫诂经精舍所课者，古学也。余所选经解诗赋，皆求合乎古，而不求合乎今。¹⁹

余自戊辰之岁忝主斯席，迄今二十八年。区区之愚与精舍诸生所忝模者，务在不囿时趋，力追古始。²⁰

对于通过研习经义以致用的效果，俞樾有着极高的期待与憧憬：

伏念内治修，斯能外侮胜。富教语本孔，省薄策用孟。行见光绪年，追复乾隆盛。仁者自无敌，制梃不待刃。彼海外诸国，来享兼来王。岂敢以鳞介，而妨我冠裳。年年贺正月，国国列职方。司天班正朔，普及东西洋。奉到时宪书，一例陈饬羊。²¹

17 俞樾(2014),《致竹添光鸿》，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689页。

18 俞樾(2019),《诂经精舍课艺五集》卷首《诂经课艺五集序》，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2辑 第54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5页。

19 俞樾(2019),《诂经精舍课艺六集》卷首《诂经精舍六集序》，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2辑 第55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7页。

20 俞樾(2019),《诂经精舍课艺七集》卷首《诂经精舍七集序》，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2辑 第56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275页。

但随着清廷在甲午海战中的战败,俞樾“以经术自强”的构想也随之毁灭。

二、甲午后:“守先待后”中的“不通时变”

光绪二十年(1894),北洋海军在中日战争中的覆没,使得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可是受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的刺激,西学在中国非但没有被弃置一旁,反而在“强国”层面更加受到世人的追捧。以英、美传教士所办译书机构上海广学会为例,其在华销售额,由甲午前1893年的洋银八百余圆,猛增至1898年的一万八千余圆,六年间翻了22.5倍²²,此时俞樾的得意门生章太炎,在与其信中,也充分表达了对西学大行于世的忧虑:“举世皆谈西学者,无阮仪征、魏邵阳之识,吾道孤矣”²³。

儒学既在西学的“肆虐”下人心大失,那么其教育、传播的载体—书院也开始面临被革废的境遇。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相继向朝廷上书,要求改革书院,添设西学,其中李端棻甚至要求:“可令各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²⁴。面对孔孟之学受损,书院朝不保夕的态势,在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下,俞樾把书院的存留视为儒学存续的屏障,希望通过对书院的坚守,来为儒学保留下一片延续和传承的基地。

21 俞樾(2014),《致郑文焯》,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646页。

22 叶小青(1982),《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历史研究》第1期。

23 俞国林·朱兆虎(2016),《章太炎上曲园老人手札考释》,《文献》第1期。

24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卷134《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年五月》,《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92页。

(一)“勉守讲席待后贤”

光绪二十年(1894),惊于世事的逐日变迁,年过古稀的俞樾已生退隐之心,在致杭州籍官员陈豪的信中,他吐露了这一心迹:“兄年已七十有四,精力日衰,学业日退,诂经一席,尸素多年,不久亦当引去矣。生平豪无实学,浪博虚名,老运屯遭,门庭凋落,职此之由,不足为知我者道也。”²⁵是年,在与学生章梲的信中,俞樾再次提及退院的想法,但精舍日渐惨淡的境况,使其又不得不留下来为书院强撑门面,“近来当事诸公皆无意于此,故官课每有以一文一诗了事者,然则鄙人去后,精舍之废兴亦可知矣”²⁶。从浙江省府官员消极的态度中,俞樾隐隐地看到了书院的结局。很快,这种消极的应付就变成了公开的指责。光绪二十一年(1895),浙江巡抚廖寿丰借为精舍课艺集作序之机,对书院的办学宗旨提出了批评:

顾学所以御世变也,文达当日以经义故训提倡后学,士风为之一振。然其失也,以新奇诂订为事,以抄撮剿袭为工,泥古而不能通今,即其所为古者,亦陈言而无心得。由是言之,古学之弊,一前明之帖括也。夫道有穷而必通,势积重而思返。²⁷

廖巡抚的“道穷必通,势重思返”暗示着浙江书院改革的势在必行。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胡聘之提议通过变通书院章程来兼容西学后,廖寿丰当即就浙江书院改革一事,饬令杭州各书院监院集中商议。俞樾得知此事后,在立足于书院内外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向廖去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俞樾认为,在列强交侵,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下,广大士子不能不通晓西学,所以改革书院自然是当务之急,但是不考虑现实困难,骤然变通,

25 俞樾(2014),《致陈豪》,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册,凤凰出版社,第22页。

26 俞樾(2014),《致章梲》,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622页。

27 廖寿丰,《诂经精舍七集序》,俞樾编,《诂经精舍课艺七集》卷首,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则必会欲速而不达。他提出,浙江书院,除诂经精舍专课经义外,其他书院都以时文为主业,书院的学生,均为年岁已长之人,精力有限,心力难专,即使强迫其学习西学,他们也仅是学得皮毛而不能深入,故推广西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挑选年轻聪敏子弟粗通中国文法者,取入学堂,使之先学西人语言文字,然后次第授以西学,数年之后,可望有成”²⁸。至于另创学堂的经费,俞樾也作了考虑:“杭城中敷文、崇文、紫阳、诂经、学海暨东城讲舍,书院凡六,自山长束脩至监院薪水、考生膏火,酌减一二成或二三成,即以节省之费设立中西学堂”²⁹。俞樾最后向廖寿丰强调,惟有在保留书院的基础上另设学堂,才能“既不失中国旧有之规模,而可以收西学将来之效验”³⁰。为了澄清自己以山长身份回护书院之嫌,他还不忘向廖申明:“然此非鄙人之自为谋也。弟自承乏诂经,二十九年矣,私心初愿,以为若再忝一年满三十年,便宜辞退。今变通之际,苟自揣力不能胜,即当引避贤路。所以陈此区区者,乃敬献刍蕘,以助集思之益,非贪恋栈豆而为自便之谋,想公亦必鉴之而谅之也。”³¹廖寿丰在收到俞樾的信后,经过认真考虑,采纳了他的意见。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新设兼课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变通旧书院的动议暂时告终。

书院虽然未被大改,可是相较于西学的炙手可热,儒学的发展前景始终暗淡。求是书院创办的当年,正值俞樾主诂经讲席满三十年,在年初开课之日,他写下了对传统学术命运的忧虑:

三十春秋成一世,天时人事从而异。梨枣争刊新译书,丹铅竞写旁行字。万国同文西学兴,西方教士发髭髻。已愁禹迹淹将尽,更恐秦坑燹又腾。...

28 俞樾(2014),《致廖寿丰》,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册,凤凰出版社,第186页。

29 俞樾(2014),《致廖寿丰》,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册,凤凰出版社,第186页。

30 俞樾(2014),《致廖寿丰》,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册,凤凰出版社,第186页。

31 俞樾(2014),《致廖寿丰》,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册,凤凰出版社,第186页。

今朝循例来开课，吾道非坎无乃左。痛哭先师许郑前，一杯难胜车薪火。老我行将与世辞，诸生努力强支持。守先待后百年事，会有天元极盛时。³²

时局虽使书院山长的位置已不值得留恋，可是“守先待后”的文化责任感与教育使命感，却又让俞樾决心为书院与“道”的存续再作一番努力。故在当年山长任期已满，巡抚廖寿丰又致礼续聘时，俞樾虽有意推辞，但念及如若离去，精舍规模必大变，故又勉强接受了聘请。对于留下来的考虑，他有一番表露：

自拥皋比三十年，衰龄何敢再流连。但思兴废关吾道，犹把修明待后贤。沧海狂流无计挽，夕阳残景暂时延。明年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³³

在诗中，俞樾把存续和复兴孔孟之道的希望，寄托在了书院年轻一辈身上，而他要做的，就是以自身的影响力把精舍保留下来，然后把毕生所学传之后人，通过教育授受的方式来维持儒学的绵延不绝。为此，他甚至不在乎世人的议论与嘲讽：

嗟乎！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而余与精舍诸君子，犹硿硿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儒不通时变者也。…精舍奉许、郑先师栗主，家法所在，其敢违诸风雨鸡鸣？愿与诸君子共勉也。³⁴

此番言论发表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由康、梁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五月，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光绪帝批准康有为请求改各省书院、淫祠为学堂的上奏，于同月二十二日，发布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着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³⁵

32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6《余主讲经精舍讲席至今岁三十年矣，开课之日慨然有作》，《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26页。

33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6《余主讲经三十年矣，明岁中丞又致礼币，宜以衰朽辞。然念近来时局日新，余去后，精舍规模必大变矣。姑藉孱躯，稍留残局》，《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30页。

34 俞樾(2019),《诂经精舍课艺八集》卷首《诂经精舍八集序》，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2辑 第58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页。

俞樾得知消息后,“惊时局之骤新,诵《兔爰》之诗,为之太息”³⁶.朝廷对书院的撤废,使他意识到,儒学也很可能会面临同样的结局,其通过师承来坚守儒学的决心开始动摇,当年六月,他向廖寿丰递了辞呈³⁷.

辞呈递上后,不料维新运动在两个月后即夭折,慈禧太后在废止运动的次月,又下达了各省书院不必改为学校的懿旨.可其中“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亦不外乎此”³⁸的申述,又使俞樾清楚地看到,与几个月前的上谕相比,书院保留下来的只是名,教学内容的改变已不可避免,这依然不利于儒学教育的发展.但“从俗浮沉,既所不欲;固执不变,又所不能”³⁹,在“世上从无不散席,人生难得好收场”⁴⁰的考虑下,俞樾再三拒绝了巡抚廖寿丰的挽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俞樾由苏至杭,二十日,在精舍举行了自己任内最后一次师课.二十八日,在“赴各大宪衙门及绅士处辞成”⁴¹后,他返回了苏州.离开精舍前,俞樾不忘向先师许慎、郑玄表白自己辞职的苦衷:“老夫一掬忧时泪,屡洒先师许郑前.先师许郑鉴微诚,精力衰颓窃自程.纵使豹皮犹护惜,不烦螳臂再支撑.”⁴²对于精舍诸生,他也有所期许和交待:“节堂维

35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20《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下》,《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4页.

36 俞樾(2014),《致瞿鸿禨》,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册,凤凰出版社,第292页.

37 俞樾(2014),《致廖寿丰》,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册,凤凰出版社,第188页.

38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30《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下》,《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4-655页.

39 俞樾(2014),《致王同》,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429页.

40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7《诂经精舍今岁又虚讲席,刘景韩中丞两次来书,请复主诂经,而精舍诸生亦同禀中丞,力申是请,率赋小诗谢之》,《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37页.

41 《西湖佳话》,《申报》1898年12月19日,第3版.

繁非无意，讲舍攀留更有情。寄语诸君仍努力，他年会有济南生。⁴³希望院中生徒能够坚守孔孟之学，直到其晦而复明的一天。

(二)“常愿师承牢守旧”

离开书院后，俞樾并没有放弃对“守先待后”的坚持，作为诂经精舍的前任山长，他仍然密切注视着精舍和儒学的发展。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在举荐的继任山长黄体芳去世后，俞樾又向新任巡抚刘树堂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汪鸣銮。是年七月，在得知其已于精舍开课后，俞樾在欣喜之余，写下了对高徒的期望：“好寻嘉道流传派，莫负仪征创建情。我似老僧宜退院，敢将衣钵屈先生。”⁴⁴希望汪鸣鸾能接续自己的事业，并将之发扬光大。

但“常愿师承牢守旧”⁴⁵的心愿，终究不能实现，在俞樾将精舍托付给学生的第三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廷正式下达了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这意味着全国书院都将陆续被改革并纳入学堂的轨道，与之配套，科举制的改革与新学制的编订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制度变革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就在新制起步的这年，上海一批言新学者，当即要求废除儒经，俞樾听闻后，愤然作诗一首：

公然倡议废群经，异论高谈不可听。万古秋阳常皛皛，一朝秦燄又荧荧。铺张海国新闻见，播弃尼山旧典型。昔抱三忧今竟验，坐看白日变幽冥。⁴⁶

42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6《戊戌冬日留别诂经精舍》,《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35页。

43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6《戊戌冬日留别诂经精舍》,《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35页。

44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7《余言于景韩中丞,请以汪柳门侍郎主诂经讲席,闻开课有日,喜赠一诗》,《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37页。

45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7《八十自悼》,《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47页。

46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18《愤言》,《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262页。

但怒归怒,现实终究无法改变,“坐看白日变幽冥”的无奈,使俞樾对依靠师徒授受来传承儒学的方式亦心生渺茫,在与学生于鬯的信中,他写道:

方今时局至此,吾道将废,非百年之后,恐无人复理此业,虽有伏生,亦不能待。鄙人年老心灰矣,足下年未五十,或尚可努力乎?⁴⁷

在如此时局下,精舍的教学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九年(1903),汪鸣鸾在精舍余屋中设置中学堂一所,开始了新式课程的探索⁴⁸。但新式学制的颁行和各级学堂的建立,使得书院早已成为教育组织中的边缘和末流,被全面裁废,只是时间的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俞樾曾任山长的苏州紫阳书院被废,他在感时伤世之余,作诗叹之:“昔时吴下寄琴罇,一再春风讲席温。白发门生犹有在,紫阳书院竟无存。百年乔木今萧瑟,两地名山旧弟昆。小小雪泥留不得,那堪天上问巢痕。”⁴⁹紫阳书院被废的次年,在科举改革的影响下,精舍的撤废也提上了议程,眼看自己依靠生徒在书院中传承儒学的希望即将落空,俞樾在危急中致书巡抚聂缉槩,恳请暂留书院:

昨得杭友书,言敷文、诂经两院生徒风闻有裁撤之说,吁恳暂留……伏思功令虽停止科举,未始不体恤寒微,是以展行优拔之说。如蒙推广朝廷德意,略留寒士生涯,未始非杜厦白裘之雅意也。敷文弟未深悉,诂经每岁支领不过二千馀金,即使拨入学堂,亦属钩金杯水。闻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各留片席,安顿老生,未知吾浙亦可仿行否?第三十一年诂经老山长,不能忘情,冒昧渎陈,伏求裁定。⁵⁰

信发出后,精舍当年没有被废,可是两年来其成法改变,勉强办学的现状,

47 俞樾(2014),《致于鬯》,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596-597页。

48 《添设学堂》,《申报》1903年5月10日,第3版。

49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21《闻吴下紫阳书院废,诗以叹之》,《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308-309页。

50 俞樾(2014),《致聂缉槩》,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247页。

使俞樾意识到仅依靠生徒来“守先待后”的安排，也是极不稳妥的，为使自己一生的儒学著作不至绝灭，他效仿秦时“焚书坑儒”下儒生的做法，开始了自己“藏书以存道”的行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至三十二年(1906)三月，俞樾先后给学生毛子云修书近二十封⁵¹，请其在杭州城中择干燥之处开凿书藏，用来贮存自己毕生所著之《春在堂全书》，并反复向其叮嘱，此乃“千秋万古之事”⁵²。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初九日，俞樾的藏书之事最终完成。两天后的三月十一日，《申报》发布消息，“杭省之学海、诂经、敷文三书院，今岁一律停课，所有常年款项并入师范学堂”⁵³。精舍的撤废，使俞樾在短期内看不到赓续儒学的希望，他作《诂经精舍歌》以志失落之情：

功令新颁罢场屋，精庐一律同零落。八集诂经文可烧，重修精舍碑应仆。回首前尘总惘然，重重春梦化为烟。难将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年来已悟浮生寄，扫尽巢痕何足计。海山兜率尚茫茫，莫问西湖旧游地。⁵⁴

但很快，儒学的复兴似乎又有了转机。书院、科举相继被废后，儒学影响力和认可度的降低，使朝廷又必须要加强对社会人心的引导和管控。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清廷先是将祭祀孔子的等级由中祀升为上祀，后又下旨在曲阜设立专门教授儒学的学堂，这些举动使俞樾的寂然之心重又燃起，他前后作诗两首，以表内心的欣喜之情：

江汉秋阳孰与伦，巍巍道德配乾坤。外人方欲群经废，明诏还将至圣尊。
俎豆森严升上祀，章缝歌颂满桥门。从前私虑今全释，始信斯文万古存。⁵⁵

51 俞樾(2014)，《致毛子云》，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226-234页。

52 俞樾(2014)，《致毛子云》，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第229页。

53 《查复三书院公款》，《申报》1906年4月4日，第9版。

54 俞樾(2010)，《春在堂诗编》卷23《诂经精舍歌》，《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第348页。

危言日出柰非伦, 曼衍将盈大地坤. 欲使百家消异喙, 须为万世定常尊.
罗陈俎豆昌平里, 屏绝桓文孔氏门. 想见诗书崇正术, 无论汉宋总长存.⁵⁶

朝廷对孔子文教地位的提升和对儒学传承的关注, 使俞樾相信在国家行政力量的保证下, 儒学各个派别的存续与发展都将不成问题, 自己长久以来的忧虑也终于可以弃置一旁. 两首诗写完的次月, 俞樾去世. 仅仅五年后, 清王朝即宣告灭亡. 次年, 民国新学制停废经学科目, 儒学在学校教育中被清除.

三、俞樾通过书院坚守儒学的出发点及分析

中国传统时代以文化立国, 儒学是国家内政外交围绕的核心. 在对外关系上, 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标准, 在内政处理中, 儒学是规范社会运行的“治术”. 这种以“学术”为“治术”的社会统治模式, 把教育、教化作为进行社会治理、统一国家秩序的主要手段, 通过“借儒学义理的灌溉薰化, 使生息于民间的芸芸众生由各安其心而各安其分, 由各安其分而安己安人”⁵⁷.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儒学对国人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的统一, 既塑造了国人的民族性, 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 也在国人内心深处形成了“规矩”, 维持着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这种以教化为治理的施政方针和统治模式, 使得政治、文化、教育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政教秩序. 一方面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互为表

55 俞樾(2010), 《春在堂诗编》卷23《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诏升孔子为上祀, 恭纪》, 《春在堂全书》第5册, 凤凰出版社, 第365页.

56 俞樾(2010), 《春在堂诗编》卷23《是月二十三日, 又有诏于曲阜县特设一学堂, 仍用前韵恭纪》, 《春在堂全书》第5册, 凤凰出版社, 第365页.

57 杨国强(2014),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杨国强著,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中华书局, 第429页.

里,相互依存,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秩序的运行又必须借助教育秩序的建立来实现。教育的缺失,直接威胁着政治和文化发挥作用的效力。由于士为四民之首,“士习端则民俗一,民俗一则德教易以施”⁵⁸,故读书人对儒学思想的接受程度,直接决定着官府社会治理的成效。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调动了社会各界接受儒学教育的热情,提高了学校的就学率,有利于官府教化的推行。所以在以“儒学—科举—学校”为主要形式的教育秩序形成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其的继承和发展。晚清时期,学校的职能主要由书院来发挥,故“读书穷理,继承圣贤,专研儒学”也成为“书院的重任”⁵⁹。

晚清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的自强运动,首先波及教育领域。随着西学在学堂中的传播和在书院中的蔓延,儒学的传播受到西学的挑战,中国传统的教育秩序开始出现不稳定因素。由于中国的教育秩序与文化、政治秩序紧密相连,教育秩序的崩溃引发的必将是传统政治的解体和民族文化的消亡。以俞樾为代表的书院山长群体具体负责儒学教育的实施,处在维护政教秩序的最前沿,对西学传播冲击儒学教育的现实感受最深,对由此引发的传统政教秩序崩溃及民族文化消亡的危机意识也更为强烈。“学者”和“师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相较于其他士人群体,既负有“卫道”的责任,也负有“传道”的责任,而基于“卫道”的“传道”,则使他们格外强调儒学对教育的掌控,在书院主要承担造士功能的情况下,也就是格外强调儒学和书院的统一关系,这在当时的山长群体中是一种普遍的态度。

光绪十五年(1889),李用清任山西晋阳书院山长,每日必为诸生讲解《小学》、诗书数章,在院中强调:“此做人根本也。近日异学充塞,正道几于不明,吾党其力持之。”⁶⁰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謇在其主教的南京文正书院中也对

58 贺涛(2011),《贺涛文集》卷1《大名书院增膏火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页。

59 张传璿·袁浪华(2017),《传统书院何以消亡?》,《大学教育科学》第1期。

60 崇绮(2011),《李菊圃中丞墓志铭》,李用清著,《李用清课士语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12页。

生徒加以加以诚告：“中学为立身始基，从学者往往扬西抑中，未免舍本逐末”⁶¹。同一时期，浙江黄岩九峰精舍山长王棻认为通过改革书院来推行西法西学的行为，乃“舍旧图新，用夷变夏”⁶²之举。所以当黄岩县令就改并“灵石、樊川两书院，瑞岩、灵江二义塾”四处学校以创立“西学书院”之事征求其意见时，王棻提出“书院宜增不宜裁”，如必专务西学，最好在不触动旧有书院和儒学教育的情况下，另设一新院，“分考算法兼天文，史学兼舆地，性理兼格致，兵法兼制造诸书”⁶³。

甲午前，西学作为一种教育内容，仅在为数不多的新式学堂中推行，在教育领域中不居于主流。甲午后，书院、科举在官府的主持下，由改到废，随之学堂逐渐取代书院成为学校的主体，西学也在教育领域对儒学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出现了“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⁶⁴的局面。所以同样强调书院与儒学的统一关系，在书院主要承担国家教育职能的甲午前，其侧重点在使儒学依靠书院来实现对教育领域的掌控，以遏制西学的传播与发展。在学堂逐渐取代书院成为主流教育组织的甲午后，其重心则在保留书院以作为儒学赓续的专有基地。从“通经致用”到“守先待后”展现的是儒学由“治术”退归“学术”过程中对挽救时局的无能为力，而由“不涉时趋”到“不通时变”展现的则是传统政教秩序崩溃之际，教育组织对承载儒学的力不从心。

近代中国通过对西方文化、制度的学习借鉴，逐步完成了从古代王朝向现代国家的更替，随着传统政教秩序的崩溃，以“人文化成”为主要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逐渐被“以法治国”所取代，伴随传统政治的消亡，传统文化也面临被舍弃的危险。虽然儒学中的落后因素确实不利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

61 张謇(2011),《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卷,中西书局,第200页。

62 王棻(2010),《柔桥文钞》卷13《复王子裳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64页。

63 王棻(2010),《柔桥文钞》卷13《与关次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64页。

64 吴汝纶(2002),《答方伦叔》,《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第381页。

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以俞樾为代表的山长群体难以按照旧有模式不做变通地在书院中守护儒学的根本原因。但是作为在几千年深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之根”⁶⁵，儒学中的积极因素，却是在列强交侵、西学蔓延的险峻形势下，维系民族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源泉和文化纽带，这则是俞樾等人坚持通过保留书院来确保儒学承续的出发点。

晚清书院、科举相继废除后，对如何确保儒学这条民族文化之根的教育传承，国人探索和尝试过多种方式，但无论是晚清以保存国粹为目的的存古学堂的设立，还是民国时期以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为主旨的书院复兴运动及无锡国专、湖南国专的创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难见成效。历经百余年的侵蚀与冲击，“儒家文化正处于不断流失，甚至瓦解的地步”⁶⁶，由此引发的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问题也日益凸显。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怎样守护儒学发展，进行儒学传承，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值得引起国人深思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

65 陈先达(2019),《厚植文化自信 增强战略定力》,《红旗文稿》第17期。

66 董卫国(2017),《作为“文化信仰”的儒学及其现实意义》,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33辑,湖南大学出版社。

【參考文獻】

- 赵尔巽等(1977),《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
- 于祥成(2014),《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谷嘉·邓洪波(1997),《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 李国钧(1983),《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通讯》.
- 徐世昌(1990),《清儒学案》卷183《俞樾曲园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中国书店.
- 皮锡瑞(2015),《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四次讲义》,皮锡瑞著,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8册,中华书局.
- 俞樾(2014),《致吴存义》,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
- 俞樾(2010),《宾萌集》卷6《三大忧论》,《春在堂全书》第3册,凤凰出版社.
- 俞樾(2014),《致宋恕》,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
- 俞樾(2010),《春在堂杂文五编》卷6《王梦薇本务述闻序》,《春在堂全书》第4册,凤凰出版社.
- 俞樾(2014),《致王凯泰》,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册,凤凰出版社.
- 俞樾著(2000),方霏点校,《春在堂随笔》卷7,江苏古籍出版社.
- 俞樾(2019),《诂经精舍课艺五集》卷首《诂经课艺五集序》,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2辑 第54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叶小青(1982),《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历史研究》第1期.
- 俞国林·朱兆虎(2016),《章太炎上曲园老人手札考释》,《文献》第1期.
- 杨国强(2014),《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杨国强著,《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中华书局.
- 贺涛(2011),《贺涛文集》卷1《大名书院增膏火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传燧·袁浪华(2017),《传统书院何以消亡?》,《大学教育科学》第1期.
- 吴汝纶(2002),《答方伦叔》,《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
- 王棻(2010),《柔桥文钞》卷13《与关次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謇(2011),《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卷,中西书局.

陈先达(2019),《厚植文化自信 增强战略定力》,《红旗文稿》第17期.

董卫国(2017),《作为“文化信仰”的儒学及其现实意义》,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33辑,湖南大学出版社.

Abstract

The Principal's Persistence to Confucianism under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Yu Yue's Activities
in the GuJing Academy—

ZONG Ya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of Western powers invading China, Western Learning were introduced into lo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save and strengthen the country.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not only updated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but also squeezed the living spac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Facing the assault of Western learning, Yuyue, the principal of the GuJing Academy, tried to break the predicament of Confucianism in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through the academy. Before 1894, when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was still recognized, Yu Yue hoped to compete with Western learning for the territory of dissemination by revitalizing the practical function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academy. After 1894, Whe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failed and the effect of Confucianism in saving the destiny of the country is basically denied, Yu Yue sought to retain the academy as a bas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onfucianism. Yu Yue's behavior shows at the time of

*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Hunan, China

the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rder with "civilization through humanities" as the main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 the principal group that had the dual responsibility of "defending the doctrine" and "spreading the doctrine", explored and considered the futur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 principal, Western Learning, Confucian educ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rder, national culture, GuJing Academy, Yu Yue

논문 투고일: 2022. 10. 12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09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16